

社会主义 由西方到东方 的演进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思想史考察

■张光明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D091.6
Z104

社会主义 由西方到东方 的演进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思想史考察

■张光明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思想史考察/张光明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10

ISBN 7 - 222 - 04209 - 1

I. 社... II. 张... III. 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史—研究
IV. D091.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1326 号

责任编辑：杨云宝 文永清

装帧设计：袁亚雄

责任印制：刘伟能

书 名	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思想史考察
作 者	张光明 著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 peoplespace. net
E - mail	mnszbs@public. km. yn. cn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册
排 版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书 号	ISBN 7 - 222 - 04209 - 1
定 价	18.00 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前 言

这本书讲的是历史，是从马克思到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演进史。

但作者并不打算教科书式地系统全面介绍历史情况，而只是希望通过对这一进程中的主要思想和事件的分析，挖掘并展现这个历史过程中某些重要的、但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注意的线索。

迄今为止，讲述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书已经出了不少。它们大都是叙述马克思、恩格斯以来这一百多年中，社会主义者们如何通过主观努力，艰难探索，英勇奋斗，把社会主义事业一步步推向前进，发展至今的。

这样的叙述是有必要的，但还远远不是全部。社会主义历史的研究者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这样一段话：

“例如 19 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①

这不仅适用于 19 世纪，而且也适用于 20 世纪。20 世纪社会主义不也是充满曲折，经常要停下脚步，再三后退，甚至退到无路可退吗？情况既然如此，社会主义历史的研究者就理应像马克思所做的那样，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刻的批判性（就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来说）反思。没有这样的自我批判性反思，就没有清醒的社会主义自我意识。

而在做这项工作时，我以为，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最有效的方法。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是一个充满了主观意图、主观努力的过程，没有这些，就没有历史本身。但在这些背后还有起支配作用的东西，那就是历史的客观规律。所谓规律，并不是什么臆造出来的神秘宿命，其实就是人们自己的活动所造成的因果联系。但既然有这些因果联系存在，人们的主观活动就不可能不受到制约，从而产生出非他们的意志和愿望所能决定的客观结果；不仅如此，就连人们的动机、意图、计划、理论……本身也都是一定的客观条件和环境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必然性是存在的。

我以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主张是深刻的。那种否认历史发展有自己规律性的观点不论何时新（其实也并不新，从来就有），如何自以为是，我是无法接受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有没有这种必然性？

口头上，任何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恐怕都不会作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88～589 页。

否定的答复。^①但事实上远非如此。许多人，当他们考察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他们可以毫不含糊地把看到的一切都解释成资本主义规律必然性的产物，但一旦转到社会主义时，他们就是另一个样子了。在这里，他们往往只是看到由一大片正确的或错误的学说、理论、策略、政策、措施……彼此斗争交织起来的人的主观活动史。一旦正确的东西由伟大的人物提出了、推行了并胜利了，于是社会主义便前进了，反之，一旦理论和政策在犯错误或犯罪的人手里被歪曲了，事业便遭殃甚至垮掉了。总之，他们对历史只是表示礼赞、惋惜或痛骂，他们提供给人们的只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而很少考虑在这些成功失败背后是否还有什么东西决定着。而由于对正确与错误的判断在每个人那里各不相同，于是从同一方法出发，人们可以争论不休。

这些虽然也有用处，但毕竟还不是客观的历史描述。应用于现实，其作用也有限。黑格尔好像就说过这样的话：历史学家惯于向君主们推荐经验教训，但是没有哪个君主去认真注意它们。

本书力图深入一步，从各种学说、理论、策略、政策、措施背后挖掘更具决定性的东西。

不错，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它是一个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运动。更远的和更广的不说，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他们的学说体系以来，社会主义在长

^① 写下这句话后，我立即感到，自己的这个判断简单化了。在我们这个思想多元、意见纷纭的今天，有许多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是不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这岂不是有点奇怪吗？是的，是有点奇怪，但情况就是如此。他们之所以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最伟大的东西是他的理想，而历史唯物主义在他们心目中却是站不住脚的。依照我的看法，这些好心的朋友们可以是社会主义者，可以是伦理主义者，可以是左派，可以是任何别的什么，惟独不能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哪里还有马克思主义呢？

时期里一直是一场有明确的思想理论和目标的运动。然而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一百多年来社会主义从西方到东方，在发展中早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它的各个理论原理、政治主张到它的发展道路，甚至到社会主义基本概念本身，都是如此。这就构成了一个演进的过程。否认这些变化是不可能的，简单地丑化或美化这些变化也是不能说服人的，简单地归结为一些人为的经验教训则是大大不够的。问题在于怎样从历史中客观地认识它们。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的学术界至今做得不够，还有大量问题有待探讨。

本书给自己规定了三个任务：第一，忠实地考察各种思想的原貌；第二，指明各种思想演变之间的逻辑线索；第三，展示这些演变背后的深层物质原因。这最后一点对本书来说最难，因为本书毕竟是以思想为研究对象，不可能用大量篇幅去研究经济史和社会史，但只有完成最后一项任务，我以为才算达到了最高的认识。因为本书虽然讲的是思想，但认为思想并不是决定性的东西，而是社会客观生活在人们观念中的反映和表现。也就是说，本书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上面的，这个原理就是：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句话时下受到不少怀疑和嘲笑，但作者确信它不仅理解一般历史时是对的，而且在特别考察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时也是对的。

从上述基本认识出发，本书认为，社会主义的历史也同其他历史一样，始终受到客观物质力量的深刻制约，它的思想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演化，是一个意识与现实交互作用的进程。思想的逻辑在社会主义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固然很大，但稍微仔细考察便可看出，每一思想的出现，都有非常现实的背景为基础，而决定这些现实背景的不是别的，正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不受人们意志左右的客观生活。换句话说，社会主义运动在本质上不是一场思想决定现实的运动，而是现实

决定思想的运动；不是脱离世界历史总体进程的孤立运动，而是这个总的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它在影响历史的同时，也在历史的影响下本质地改变着自己。自从产生以来，社会主义都是沿着这个轨迹走过来的。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贬低思想观念的意义，意味着混淆正确的与错误的，意味着“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呢？不是。我想要做的只是：透过思想本身的矛盾演变去进一步发现制约它们的更深刻的现实矛盾，从而揭示整个过程的内在原因，只有这样去认识，才能真正理解社会主义思想的演变，才能把这些思想演变看作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也才能把这个过程当作可以确切研究的对象并加以评价。

全面考察这个过程是一项过于巨大的工作，远非一本小册子所能完成。作者只是希望能以这本小书提起人们的兴趣，促进这方面的研究，进而对把握当前的种种复杂现象提供帮助。时下是一个新奇事物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对“热点”的追逐几乎完全压倒了对历史和理论关心。但是，惟有从现象的发展和变化中才能把握现象，不了解过去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现在。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想要对事物穷究底蕴的人都没有理由忽视历史。

读者大约可以看出，本书没有涉及到我国最近几年的发展。作者对此的解释是：既然本书是一本历史著作，与最近的事件进程稍微拉开一点距离，应当是自然的，而且未必就是坏事。早就有学者指出，我们的理论著作，过分热衷于配合当下的形势，对研究不见得是有利的。

本书初稿写完后，曾经在老一辈学者的倡议下开过研讨会。时值盛夏溽暑，他们或热情操持，或欣然前来，对这本小书给予积极肯定，也提出了不少意见。这些意见，有些在我看来很有道理，并已做了相应的修改，在有些问题上我仍

有自己的看法，但批评意见也大有助于补充和加强阐述。最主要的是，这些学者们对理论问题和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对作者的真心鼓励 and 爱护，在这个到处讲实用，理论受冷落的年代里，是弥足珍贵的。作者要特别感谢下面这些学者：李宗禹、张显扬、殷叙彝、洪肇龙、胡文建、顾家庆，也要感谢其他所有关心这本书的同事和友人。

云南人民出版社杨云宝先生，我是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认识的。杨先生与我素昧平生，但听我扼要介绍情况并初阅了书稿之后，当即慨然允诺出版。此后并为此多次与我讨论，两番在京会面，从内容到标题，从观点到具体出版事宜，都提出了许多好建议。没有他的见识、关心和努力，这本小书是不容易像现在这个样子出版的。为此我衷心感谢他。

本书在写作前曾获中央编译局研究基金资助，为此还应当感谢当时的学术委员会的学者们。希望本书未辱使命，能够使他们感到满意。

昨天在此地租住的房子里，我与偶然遇上的一位德国年轻人进行了一次“厨房讨论”。他原来是学社会学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也颇有兴趣。在他看来，掌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我们同出一源，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后裔。所以他虽然对我国的社会现实和理论情况所知不多，却很有兴趣了解。联系到近年来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并非专业搞理论的作者写的文章，看法未必都能同意，但观点鲜明，文字泼辣，少学究气，颇多新意，比起纸质出版物来，另有一番气象。这些是否说明，从西到东，从中到外，理论问题仍然能够引起至少一部分青年人的关注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实践固然头等重要，但生活也向理论提出了一个个重大问题，真正重视并解决它们，对实践是大有益处的。

所有不同意见，只要是本着认真无私的研究探讨精神，都是作者所欢迎的。作者的地址是：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中央编译局世界所，邮编：100032。

张光明

2004年3月20日

于波恩附近之 Alfter

前言

目 录

1 前 言

1 第一篇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 1 一 马克思的时代
- 10 二 重读马克思“原典”(上)
- 24 三 重读马克思“原典”(下)
- 44 四 几种主要的“马克思观”
- 62 五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

81 第二篇 苏俄的社会主义

- 81 六 从民粹派到马克思主义
- 111 七 列宁主义与俄国革命
- 141 八 一国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模式
- 173 九 出路何在?

188 第三篇 中国的社会主义

- 188 十 早期社会主义
- 208 十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
- 226 十二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
- 248 十三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

267 结 论

第一篇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一 马克思的时代

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著名原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同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思想体系一样，也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因此，我们要从分析马克思的时代开始，以便首先弄清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存在”孕育出了马克思主义这种“社会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时代有大量论述，它们给了我们重要的启发。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够简单重复马克思、恩格斯对那一时代的认识，而应当根据从那时起至今一百多年中大大丰富起来的历史经验，来重新认识他们的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以蒸汽机为核心的工业革命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人类在重大技术革新基础上阔步迈进工业社会的时代，也是尚未成年的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

“‘工业革命爆发’这一用语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大致在 18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脱去桎梏，从此以后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保证了迄今为止人的、物品的和供应的无限增长。用当今经济学家

使用的术语来说，这叫做‘进入自我发展的起飞’。在此以前，从没有任何社会能够突破前工业化时期社会结构、落后的科学技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周期性破坏、饥荒和死亡所加于生产的极限。”^①

这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对工业革命的描述。对于把它的起点限制在十年这样一个狭小的时间段，人们可能会持异议，但除掉这一点，霍布斯鲍姆对工业革命的描述应当是公允的。工业革命是一场决定性的历史大变动，它开始于18世纪晚期的英国，到19世纪扩展到西欧大陆。它起源于以蒸汽机为核心的技术革命，这一技术革命及其广泛应用引起了工业上的极大进步，推动了机器大工业的迅速发展。但工业革命的影响远不止于使用机器、改进工艺、建立工厂等等，工业革命还是一场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思想观念的全面革命，它打破了农业的统治地位，确立了近代工厂制度，奇迹般地建立起巨大的城市；它根本地改变了社会生活，不可阻挡地摧毁了一切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它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历史后果，把人们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动荡不羁的、永远以追求变革为目标的时代。

在这场革命中首先获利的是新生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他们是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和拥有者，他们挟工业革命之势到处扩大市场，聚敛财富，在经济上愈来愈占据优势，同时也就在政治上愈来愈强大，从而能够不断地从国王、贵族、教会等旧势力手中夺得权力。在这一资产阶级发迹、封建传统势力衰微的过程中，人们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比起封建主义社会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不但给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推动，而且为废除等级特权、实现公民自由和政治民主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① 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Eric. J. Hobsbawm,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948*），益友丛书，世界出版公司1962年版，第45页。

但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也带来全新的社会矛盾，而这些矛盾在当时许多人眼中，简直就是一场社会大灾难。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大批工厂、矿山、铁路建立起来，先前安谧的农村为喧嚣的城镇所代替，居民们从闭塞停滞的生活中突然被抛了出来，一下子卷入动荡不羁的工业社会生活方式之中。一个新的阶级——雇佣劳动者阶级出现了，他们靠出卖自己的体力和精神为生，收入微薄，忍饥挨饿，生活恶劣。当然，如果说在新的工业制度下雇佣工人的处境要比原先的小农、小作坊劳动者更悲惨，更加每况愈下，那是不够真实的，因为有证据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整个 19 世纪，下层居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包括工作、生活和卫生条件等毕竟还是逐步改善了而不是更恶化了，死亡率也随之下降了。^①然而，先前农夫的生活虽然贫穷但相对平静简单，跟他们比起来，工厂雇佣工人的工作更紧张更不安全，更消耗人的精神和耐力，他们的饭碗更无保证，更有可能随时被抛入失业大军，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与此相联系，在工业化中骤然崛起的工商业资本家同广大雇佣劳动者之间的贫富差别也给人以深刻印象。一边是少数人不可思议的财富积累和穷奢极欲，另一边是大批劳动者让人触目惊心的贫困、愚昧和粗野，这种巨大反差造成了极具威胁性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各派思想家的深切关注。

大约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人们开始愈来愈多地对工业革命条件下普通劳动者的命运感到关注。1845 年，年轻的恩格斯写了一本后来被公认为产业工人问题研究开山之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用大量翔实而惊人的材料描写了工人劳动、生活、教育、卫生等状况的恶劣，并预言这种状况一定会引起深刻的社会运动和革命。恩格斯警告说：“工人阶级

^① 卡尔·兰道尔：《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上卷，第 1 册，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第 28 页。

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①

那么，在如此尖锐的问题面前，工商业资产阶级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在 19 世纪，即使是公认的资产阶级思想代表，只要是具有诚实的理论良心的，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注意到这一问题。例如，大卫·李嘉图是自由贸易的热忱呼吁者，维护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急进代表，但他坦率地承认了工资劳动者境遇的不利；约翰·穆勒是 19 世纪自由主义的最大倡导者之一，可是他也对劳动者阶级的贫苦和不幸（从而也对社会主义）表示了同情。但是，从根本上说，资产阶级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更不可能把它当作自己一手造成的根本矛盾去解决。资产阶级当时基础未稳，实力不足。增殖资本、扩大市场、推销商品、积累财富，是它的压倒一切的追求；冷酷的利益打算，肆无忌惮的剥削，是它的惟一的手段。它是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的。正像恩格斯所说的：“资产者被自己的阶级偏见，被那些从小就灌输给他的原则一直淹没到耳朵，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他即使在形式上是自由主义的，但实质上还是保守的”^②。

在 19 世纪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和反对中世纪封建势力的斗争中，自由主义是有力的武器。它是一种经验理性主义，狭隘而异常实际。它反对贵族特权势力的专横统治，要求保证个人的充分自由；它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利，从骨子里推崇“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条著名原则；它认为，最理想的经济模式应当是由市场自发调节的力量来对社会经济生活作出安排，它把贸易自由、契约自由当作自己笃信的口号……所有这些是适合于工业革命、同时也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进步要求。但是，它不但无法解决，甚至没有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78、412 页。

正视巨大的贫富差距问题，从而无法应对尖锐的阶级矛盾问题。

现在看来，上面所描述的这些矛盾，不但不能归之于个别的、偶然的政策“失误”，甚至也不能一般地归之于资本家的贪得无厌；它们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必然的、不可克服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在自己的幼年成长期中时刻相伴、如影随形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又都处处表现着早期工业化社会的特征。

根据一百多年来的经验，我们今天可以断言，19世纪的工业革命还只是现代工业革命的开始，它的物质力量仅够把人类带入工业社会初期，与之相适应的则是以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私人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异常简陋和残酷，它以自由放任为原则，生产资料掌握在私人资本家手里，所有权与管理权合一，资本家在他的工厂里形同君主。这样的私人资本主义既没有改善劳工阶级处境的动力和所必需的物质力量，也缺少来自社会方面的有意识的管理和控制——这些条件是需要在生产力和社会体制、社会道德的进步中才能逐步获得的。然而从那时起，科学的重大发现和发明、技术革命和工业化形成了一个连续持久的浪潮，一波接一波的技术进步绵延不断，直到当代能源、信息、材料、生化、宇航等等领域的技术革命，人类也在这些技术革命中实现着自己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进步，直到进入当代人们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①

按照20世纪中后期不少国外研究者的看法，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到了后工业社会中，资本主义的概念已经

① 这些术语应当说很不确切。高放、李景治、蒲国良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3版就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些名词，认为“信息社会只是工业社会的高级阶段，仍然属于工业社会的范畴”。见该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7页。

基本失去意义。^① 我们无法接受这种看法，而认为尽管“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已经来临，但仍然保留着资本主义的根本特点，资本主义并没有消失。20 世纪末叶资本主义剥削加强、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的事实，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如果说今天的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话，那么，联系当代的事实，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发展历程回溯资本主义的历程，现在就再也不能说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接近于自己的顶点，濒于灭亡了，而只能说它还不过是处在自己的早期阶段。所谓早期，含义有二。首先，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完全取代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当时以蒸汽革命为核心的工业革命还处在方兴未艾的阶段，直到 19 世纪晚期才接近完成。这次工业革命所能支配的生产力，在当时看的确已经相当惊人，但从今天的角度看，对社会的改造能力和对世界市场的扩展能力都还十分有限，不可能一下子使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完全取得领导权。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许多方面都还处在并存和重叠中。与此相适应，资产阶级当时政治上还正在一步步地与封建王权贵族势力争夺权力，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 19 世纪晚期至 20 世纪前期才大体接近完成。而当这个过程完成以后，资本主义又向着更高的阶段，即由私人资本主义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以及社会资本主义过渡的方向发展了。

其次，从社会结构特征看，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尚未成熟，仍处于其早期的不稳定阶段。社会组织如同任何一种系统一样，在其形成初期由于尚不具备各种必需的能量和资源，而不可能一下子建立起完善的自维持、自调节、自平

^①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中轴体制是私人所有制，在后工业社会里，中轴体制是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见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132 页。